

溪河漫话(上)

□张汝套 唐更生 刘欣

溪河,是凤阳县境内一地名。其中有两种含义:一是指凤阳县境内的一条河流;二是指溪河中游因有水运码头而形成的集市,谓之溪河集。

先从溪河这条河流谈起,溪河发源于定凤交界的白云山北麓,流经本县的红心铺、燃灯集西南、溪河集,进入花园湖从小溪集入淮。全程百余里,是凤阳县境内一条以独水系流入淮的内河。

1950年大水,花园湖湖面扩大。1951年在本县枣巷黄家嘴新开一公里长的新河道,流入淮河。河口建节制闸一座,原来东面到小溪集入淮的河道逐渐淤塞。

溪河虽然流程较短,但是它沿途汇集多条涧水,到了中游水面宽阔、水量丰沛,帆船可以从淮河进入花园湖上溯到溪河中游。溪河集就是在这样地利利的情况下,设立了水运码头,产生了集市。

据当地群众反映,溪河集兴于清康熙时期,那时就开始设有水运码头。在津浦铁路没有诞生之前,大宗货物以水运为主。那时候,大别山的山货出山,以及进山的货物,大都是依靠水运。大别山出山的货物主要是火麻、茶叶、竹木等,进山的主要是布匹、百货,以及转运的海盐等等。尤其是山里的火麻,是当时家家户户的必需品,因为那时候做鞋子搓绳离不开火麻。

溪河集的设立,使得集市形成,并且成为一个新的货物集散地,溪河集因此逐渐繁荣起来。过去,老人们说到凤阳东乡,就叫“溪河燃灯”,说到凤阳西南乡,就叫“刘府武店”,这些地方成了凤阳东乡和西南乡的代名词。可见当时溪河集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清末津浦铁路通车后,在燃灯集之北的金庄设立一个火车站,初叫燃灯站,后改为小溪河站,因为溪河水也从这里经过。但是下游有溪河集和小溪集,为了地名不混淆,就以当时溪河上最大的集镇溪河集为坐标,新起地名为小溪河。原来的溪河集,民间则称为大溪河。而在明清方志中,只有溪河集和小溪集这两个地名。

小溪河通火车后,逐渐形成集市,大宗运输以火车运输更为便捷。大溪河的一些客商渐渐转移到小溪河来经营,使得小溪河逐渐繁荣起来,大溪河随之冷落。但是事物总是在轮回。现在小溪河火车站已经停止了客货运输业务,而大溪河现在是宁洛高速公路的一个出口,还是省道307经过的地方,所以大溪河又恢复了往日的繁华。

2023年10月,为进一步了解大溪河的过往,我们邀请了张华林同志同我们一起去大溪河走访调查。张华林对大溪河比较熟悉,到



残存的碉楼

父亲一直想回老家看看。一方面是因为很长时间没有回去了,另一方面是因他听说家乡的土地又进行了流转,而且规模很大,变更得很彻底,每家每户都在新址进行了重新安置……父亲总是惦记着这件事,只是由于我的原因而一拖再拖。

“舟遥遥以轻颺”,为使返乡之行能有更多的见闻,我们走得很早。车行不久,便踏上了那条久违了的,却也魂牵梦萦的乡间小路。

为整合土地资源,提高利用效率,几年前,在当地政府的牵头下,这里开展了一个政企合作项目,偌大范围内的村庄都需要搬迁和易地安置。因此,原有的行政区划和道路均有不同程度的调整,这使得再次回来的我们有点找不到家的感觉了,居然还用起了导航。

广袤的原野上一望无际。我们努力寻找印象中的标志物,却也似是而非。这里所有住户都已迁走了,原有的村舍被夷为平地。因此,记忆中的村落已完全不复存在,且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连当年门前那可以游泳又险些让我溺水的池塘也荡然无存,印象中原有的那些小路也不见了。呈现在眼前的只有宽广的土地和几处零星的树木。倒是枝头上欢唱的小鸟,给孤寂和清冷带来了某些生气,抑或是对我们这不速

之客的一种欢迎。沉默良久,父亲环顾四周,黯然神伤地说:“这里什么都没有了,我们走吧!”可以想象,老人家当时的心情是多么失落。

我们走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了田野里丰收的场景。那些已经收获了的玉米,连同秸秆一起被轧制成捆,规范而有序地放置在田间,正在等待装车外运。据说这些是用来加工奶牛饲料的。

偌大的草垛伫立在秋日湛蓝的天空下,显得那么庄严和宁静,它们像列队的卫兵,默默地守护在这里。而善良的土地更像一位慈祥的母亲,奉献了自己的一

切,现在又来反哺工业,彰显了她厚德载物的博大胸怀。

这一片神奇的土地,原是20世纪50年代建起的一家省属国有农场,共有一万多亩。土壤属普通黑土亚类,耕层较浅,质地黏重,含氮量低,易涝易渍易旱,往往广种薄收。但在那有着人定胜天信念的时代,也曾为国家提供了一定的商品粮。

随着社会的发展,农场原有的种植功能渐渐弱化,加上市场、体制等多方面原

因,使得总场和分场的生产经营日趋困难。多年来,这里的耕地几经流转,变成了现在的样子。

我出生在这里,儿时的记忆在这里,这里有亲密的伙伴、忙碌的夏季、简易的牛棚……在这里,我放过牛、拔过草、拾过粪;在这里,我听到了铁牛隆隆,看到了麦浪滚滚,也闻到了柴油的味道。

后来,我们全家随着父亲工作的变动,辗转离开了这里。再后来,我们离这里越来越远了,但我们对它的眷恋却越来越深。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情感又愈发强烈了。

苍茫大地,自然界才是主人,我们只是过客。虽然只是这片土地上的过客,却又总想念着这里,渴望能回来看看,哪怕只是在这站一站,闻一闻这里的空气,看一看这里的天空……

是的,一个人无论拥有怎样的人生,当他的双脚踏上那片生养他的土地时,他是卑微和敬畏的。因为这片土地养育了他的生命,这片土地成就了他的人生。

故乡能够回去,时光不能倒流。故乡,就是中秋的那轮月,就是清明的那炷香和除夕的那顿饭,这些有形之物寄托的是一种无形的精神,是这种精神使身处异乡的我们的灵魂获得了安宁,也是这种精神在召唤着我们年复一年心驰神往。

一个叫石庄的地方(组诗)

□秦 骏

题记:近无山体,乃有奇石。

一块丑石被唤醒
他坦胸劳碌的样子
让谷穗有了体温

恰巧,他的中年遇见了你
你埋怨自己身无羽翼
见过太多的起起落落
他的驻足回环之地
目之所及,你清点检拾着花信
这细小的颗粒,偌大的镜框
充盈着张望和回首
那一切的填平与复原
或归于新泥,接天连叶的鹅毛大雪

过金华双龙洞

并不介意
比屋檐还矮还低
低下头,还不够
让身体矮过船帮
那虚拟的一个人
比谁都虔诚

一起来过渡
被一根绳索牵着
三百人,三千人
很享受这静卧的状态
来不及多躺一会儿
同为异乡人
偶尔的漆黑
只是星星百年一次的
眨眨眼

暮投吴中

只留中年的你独酌
照得出,所见和预见
那夜的盘山公路
抽去雨丝,揽你入怀
衣衫整洁如铠甲
身处陌生的街头

让离愁无法沾身
三株树,其时正青春

载满月光的马匹
如洗的桃桃峰
五百次的对饮与平复
止于暮年
倾一湖碧水来置换

矮下来的门

徐徐关闭
一支胶,那么纤细
将它粘牢
近前的水面
与这扇门遥相呼应
坐西迎东

那台半导体和嘀嗒的小钟
静止的枝头
沾满露滴的鸟的翅膀

芦花,这单薄的钥匙扣
耗尽一生的碧透
撇不下半幅方塘
锁住九位数的
长长密码



高陈印象

□殷 欢

金秋时节,硕果累累,一切承载着收获的希望。我怀着憧憬的心情从滁州市区一路向北,从城区穿过郊区来到农村。自从上学以来,除了回农村上坟,长时间待在农村的机会少之又少,一切显得那么陌生,又有些许熟悉,勾起了小时候的回忆,以及在农村度过的快乐童年。

穿过明皇陵,离我所在的村越来越近了,映入眼帘的,由葱葱郁郁的树木、花坛变为成片的农垦区,乡间的味道是清新的,风中掺杂着泥土的清气与野花的香味。高陈是个种粮大村,万亩水稻长势喜人,快到半人高了,金灿灿的稻穗在阳光的照射下一闪一闪的,好似少女的眼眸,向来到这里的人们眨巴着眼睛以示欢迎,一阵微风吹来,齐刷刷地摇摆着身姿,仿佛在庆祝今年的丰收。

初来农村,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新鲜的。我经历了秋季秸秆焚烧,每天和镇、村干部一道,在田间地头常态化巡逻,开着巡逻车、放着宣传语、叮嘱着农户低茬收割。不知不觉中,大自然悄悄地给庄稼地换上了另一套外衣,

从黄灿灿的稻穗深沉地低着头到绿油油的麦苗探出了脑袋,从随处可见的收割机到农民们在田间播撒种子,从马路边晒开的稻子到装运销售、农民兜里鼓起来了。稻花香里诉说着丰收的喜悦,作为一名驻村选调生,有幸瞧见了庄稼人脸上的喜悦,充当着基层的“小喇叭”,为乡村振兴尽一份心、出一份力、担一份责。

连接着城镇主干道两旁的房屋建筑,是比较统一整齐的,虽不似皖南建筑那样有白墙青瓦般的意境,却有一份独特的休闲静谧之感,那是作为人居环境整治示范点的西韩、西李组,家家户户门口有个大场子,秋收时作为晒粮食的场地,农闲时又成为了孩子们嬉戏的乐园。高陈村以这两个小组作为示范地,掀开人居环境整治的篇幅,对院内、室内、周边、菜地、畜禽养殖等方面进行整治提升,“没想到收拾自己的家前屋后还能有奖励呢,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做的,屋子干净了,人心里也更敞亮了。”村民陈大妈笑着说道。干净整洁的村容村貌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地人前来体验农村的淳朴与这一方净土。

在一片祥和、热闹丰收气氛中,有着这样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或没有老伴、或无儿无女、或身有残疾,独自一人生活,作为村里的五保或低保户,由“镇干部、村干部、网格员”组成三级联动的包保制度,定期入户走访、探望、慰问,每当我们走入群众的家中,他们对于村干部的走访也是喜笑颜开,只见每个被帮扶群众的家中都张贴了最新的驻村工作队的联系卡,帮扶人的信息以及政策“明白纸”等。“党的政策好呀,我现每月领取国家固定的补助来保证基本生活,你们都是为我们老百姓干事的好干部。”八十岁的高大爷说道。

基层的故事继续上演着,群众的生活持续向好,干部的工作继续进行着,齐心协力共绘一幅和美的乡村画卷,让农村成为人们向往的生活休闲娱乐之地,让农业成为带动群众致富的产业,让农民成为令人骄傲自豪的职业。